

散文

村前的小河

李超

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河从村前绕过，蜿蜒向东流去。河虽小，水流却一年四季变幻。春天秋天水清而丰满；夏天水涨，变得浑黄而汪洋恣肆；到了冬天，则成了一脉细流。河上有座木桥，一条官道直通村口。老辈人说，过去有一位懂堪舆的私塾先生来这里设馆，常说小村的风水好，三面环岗，一面临河，日后必出人物。如今村东的私塾坟里还留有一块他撰文的石碑，开头便是：“巍巍祖茔，在河之湾，黄冈罗后，绿波绕前，唯山明而水秀，故子孝而孙贤……”然而，世世代代过去，小村的人们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没见过什么人物。解放前村里官最大的是保长，学历最高的是童生。解放后直到“文革”，村里连一个高中生都没有。

不知什么时候，村子周围的土岗被拉平了，成了一马平川。河上的小桥也变成了水泥桥。于是有人说，小村不出人物，是因为岗没了，不聚地气，跑了风水。说来也怪，似乎是对这种说法的批判，就在岗平了不久，小村却开始出人物了。从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几

乎年年都有考上学的。由中专到大专，由本科到研究生，一茬一茬地持续不断。学而优则仕！毕业的参加了工作，渐渐地就得到了提拔。不足千人的小村，县处级也有几个，乡科级就更多，有时回村办事，小轿车一辆一辆排成队，惹得邻村人好不艳羡。村里人看到了读书的好处，纷纷把孩子送到城里就学，反倒是乡下读书的少了。

无独有偶，出了些当官的，也出了些文人，有写文章的，有写字画画的，书也出过几本，省、市级的会员也有几个。人们便开始对小村重新审视，却看不出和别村有什么不同的地方，于是便把目光投向了村前的小河，说是它的灵秀之气给小村带来了风水。

我于形家之道，向来是不相信的，在我的记忆中，是小河带给我儿时的欢乐。

那时的小河水要远比现在丰盈，夏天涨水时漂满河槽，连水性好的成年人也很难横渡过去。水几乎要漫过木桥，站在桥上向下看，只觉得不是水在流动，而是桥在飞速地向上游飞，使人头晕目眩。水更大些，便会漫过河床，淹

没村南边的大片洼地，四野里都是白茫茫的一片。等水退了，一汪汪水坑里盛满了鱼虾。人们用紫穗槐条编成的鱼罩捉鱼，一罩下去，凭手感就知道里面有没有鱼儿碰撞。如果有，就弯下腰，伏在罩口上，把鱼儿捉上来。水漫滩的时候极少，几年才会有一次，不常见的。

我和小伙伴们在小河里游泳，在小河里摸鱼。那时的鱼儿真多，一响午头，会摸上半洗脸盆鲫鱼片子，有时也会摸到鲢鱼和鲈鱼。到了冬天，小河被冰冻实，只有木桥下的桥墩旁不会结冰，大量的柳叶似的小白条鱼聚集在这里，望去水中如筐箩一般的黑影。我常常趁早上天蒙蒙亮，把鱼篓儿向桥墩旁猛地一舀，运气好时便会打上半百子活蹦乱跳的小白条来。如果一舀子打不住，鱼儿受惊后便会散开，再舀下去，最多能捞上几条小鱼儿。

小河里不但鱼儿多，还有虾米和老鳖。有时我们在小河边抓到指头长的青得透明的大虾，掐头去尾生吃，滋味还真鲜。那时河里的老鳖也多，晌午时分，河里的老鳖会爬上河堤晒太阳，此时你如果悄悄走近，来不及跑的老鳖便都会像马车轱辘一般滚到河里。那时的老鳖没人吃，只能当药引，一只几斤重的老鳖在集上才卖八毛钱。我和邻居玩伴为了买一架渔网，有一段时间天天在放学后到河里扎老鳖。扎老鳖也得有技术，得会分辨老鳖吐出的气泡，看准老鳖换气冒起的一连串水泡，一叉下去，一个圆滚滚的老鳖便被叉了上来，

运气不好会扎一两个，运气好时会扎三四个。星期天赶集卖鳖，卖了一秋天，终于换来两架渔网。有了先进工具，我俩又用柳条编了两个鱼篓，用带子挎上，天天放学后全副武装下河，迎着落日撒向上游，再映着星光回到家中，鱼篓里常常收获颇丰。

夏天太热的时候，我会一人来到桥下，拍泥作枕，把身子泡在水中，美美地睡上一觉，只是有时会被小鱼儿剥啄脚指头弄醒。

小河牵着我是乡思，流过春夏秋冬，流走的是岁月，流不断的是乡情。前年冬初回乡小住，每天早晨天蒙蒙亮，我就披上大衣走向河边散步。初冬的早晨，河面上氤氲着蒙蒙水汽，小河的微波摇着河边的碎声，似有鱼儿在咳嗽。远处蒲草边，一群野鸭浮在水面，隐约可见，约有五六十只。我向它们走去，不容近身，扑扑梭梭全飞走了，飞向我记忆深处……小河依旧是儿时的小河，一霎间我似乎又回到了少年，仿佛我正披着霜风，打着鱼篓，走向小桥。

乡亲们说，这些年由于污染，南边贾鲁河，西边的七里河都成了臭水沟，唯有这条小河水清依旧。特别是这几年，原本消失了的水草又丰茂了起来，双休日城里人来垂钓的特别多。这真是上天的眷顾呀！我不禁以手加额。在如今的工业社会，许多大江大河都受到了污染，而我们村前的小河能独善其身，该是多么值得庆幸的事啊。但愿小河能永远清澈，永远地流在我心头……

宋梓南有点不好意思，拿起那些黑白照片，脸带愧色地对钟灵说：“面对这些照片，我们这些人都说得什么‘敏感’和‘激情’吗？尤其是听了小平同志的一番话以后，我觉得我们麻木的时间实在是太太长了。”

而此刻，回到军区大院的司令员和政委，就接到军委首长的指示：让一八四团原地待命吧。

深夜时分。军列里。团部的通讯参谋走过来，跟一直在一旁没说话的团政委说了句什么。团政委立刻上前戴上耳机，而后又将情况匆匆汇报给团长。团长惊诧了，转过身对着会的那些连长指导员们，大着嗓门吼：“八连长，你给我出来！”说着，率先跳下车厢，向外走去。

八连连长刚下车，团长就转过身来对他吼道：“你赶快去把那个冯宁给我带到这儿来！”

几分钟后八连连长把满脸疑惑的冯宁带到了团长跟前。

团长对八连连长挥了挥手道：“行了，你先回车厢去。我跟冯宁单独说个事儿。”

车厢外的荒野里只剩下团长和冯宁两人。

团长直瞪瞪地看着冯宁道：“冯宁，你爸出事了。我刚接到你老家市委办公室的电话，你爸因破坏当地‘抓革命促生产’，被当地公安机关逮捕，在候审期间，于昨天从县看守所逃脱。据说向南方跑了，有可能在深圳宝安一带越境，潜逃香港。”

冯宁哈哈一笑：“团长，您说啥呢？我老爸破坏当地‘抓革命促生产’工作？我老爸被当地公安机关逮捕还准备潜逃香港？上个礼拜我还接到一封他亲笔写的信，他还对我说，能不退伍就尽量别退伍，利用在部队这么个大好机会，认真锻炼自己，争取早日一天解决组织问题，不要愧对当前这个伟大的时代。这是他亲笔写的信！他自己却在那里破坏‘抓革命促生产’？他是这样的人吗，我不信！”

团长也出气地喊了一声“我也不信！但你老家市委办公室刚打来的电话确实就是这么说的。”

团长又告诉冯宁，根据地方政府掌握的情况，冯宁的父亲“逃脱”后好像是上南边来找冯宁了。这又让冯宁吃了一大惊：“找我，为什么？我确实不知道父亲出逃的事情。他出逃前确实没有跟我联系过！”

团长沉吟了一下，又抛出一个爆炸性的“内幕”：“据说你父亲上南边来找你，是为了去香港。如果你

爸和你从来没有联系过，为什么听说部队要到深圳宝安执行任务，你会表现得这么反常，会完全不顾自己的脚后跟，死活要跟着大部队伍往南边来？”

“团长，我真的没有联系过。而且我用自己的生命保证，我老爸绝对会不叛逃。别人不了解他，您应该是了解他的啊！”冯宁恳切地说道。

团长立即做了个很坚决的手势，打断冯宁的话：“不要急着作保证！”在审查没结束前，你先别回连里了。”冯宁一怔。这时，早就在不远处等候着的两个不持枪卫兵，在团长的示意下，走到冯宁身边。

这时省公安厅、省政府其他有关部门都得到了边民再一次集结准备外逃的情况报告。原地待命的八四四官兵亲眼目睹了一幕让他们目瞪口呆的壮观场景：由成千上万人组成的外逃人流不约而同地从列车旁的灌木丛里里拥出，连续不断地向边境线方向，向大海方向跑去。据确切情况显示，造成这一次疯狂偷渡潮的主要原因，是在民间广为散布谣言，说两天前，英国女王下了一道特赦令，大陆居民只要在月底以前跑到香港的，全部给办理正式的香港居住证……

关向民也立即把看到的情况直接向军区作了报告，司令员立即指示：没有军委总部的命令，不得采取任何行动，任何人不得下车。

然后又当即把这个情况报告给了军委总部。

而这一幕，也让冯宁看到了。路旁的丛林中出现了一大片人群。这些人几乎都没带什么行李，但有一样东西却不约而同地都带着：渡河时必须用的救生工具，比如救生圈、轮胎、气垫或其他什么可以用来让自己在水中产生浮力的东西，有的人怀里就抱了一块小木板。

两个卫兵和冯宁都被突然出现的这股巨大的人流震慑住了。两个卫兵清醒过来，忙把冯宁向守车里推去。

冯宁一边向守车里走，一边仍恋恋不舍地回头打量着这似乎不见尽头的人流。就在他一只脚已经迈进守车车厢门的那一刻，他突然在车厢门旁呆住了，他好像看到了一张绝对不会相信在这儿会看到的脸——那张他熟悉的脸，一个老人的脸。

他浑身一震。这个老男人此刻也看到了冯宁，哆嗦了一下，便反转身来，逆着人流，向守车所在方向走来，还向冯宁挥了挥手。



中国战略转移 冯宁 著
命运

散文诗

城的灯

鲜章平

今晨睁开眼睛，看到的是窗外橘黄色的天空。不敢相信有这么大的灯，能把整个天空点燃。

凑到了窗前，才知道是漫天的雪花，应和这满城的灯光，把天空装点得如此辉煌。这就是城市的灯光，让我们哭哭啼啼的文明。

因为灯光，城市失去了黑夜，不得不整夜整夜地失眠。

那一盏盏灯，站立在城市的每个角落，对黑暗虎视眈眈。

我所居住的城市，一样有着千奇百怪的灯。有亮若太阳的，有暗弱星辰的，有绚烂多彩的，有孤灯自赏的……无论什么灯，都是那么趾高气扬，好像是一群城市的主宰者。城市只好像个神经紊乱的人，不分昼夜地睁着失神的眼睛，看世态炎

凉，品人间冷暖。还有那些昼伏夜出的人们，似乎夜色越浓，精神越足。在旋转的灯光和震天的音乐中疯狂。还有那些一天比一天庞大的车流，把道路拥挤得像梗阻的盲肠，在灯光下痛苦万分。满街的喇叭，把城市搅成了菜市场。于是城市一次又一次地回忆起曾经荒芜丛生的日子。

没有灯光的夜晚，那些蛙鸣，那些狗吠，竟然如此亲切。

可是现在，如果有一天失去了灯光，城市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我不敢想象。



春意国画

悟出明

新书架

《战国纵横2：飞龙在天》

黄雯

越是久远复杂的历史，空白处也越多，这给历史小说创作带来困难的同时，也带来了自由驰骋的空间，使作家能展开想象的翅膀在另一个天地里自圆其说，模糊的历史由此变得面目清晰起来，原本理性的历史世界也由此变得感性。

尽管寒川子笔下一些历史事件、人物命运在史书中早已有所揭示，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的阅读兴致。在他时而“大江东

去”般的铺叙，时而“小桥流水”似的描绘中，那些熟悉的史实与人物的命运依然是那样的牵动人，而那些不熟悉的或经加工的事件与人物同样引人入胜。小说通过鬼谷四子庞涓、孙臆、苏秦、张仪等主要人物和各列国权臣谋士等次要人物的穿针引线，将徐州相王、田忌蒙羞、庞涓争宠、张仪醉娶妻、琅琊巧论剑、孙臆蒙难装疯、琴师绝弹、苏秦

二度回家、稷下争鸣、计盗孙臆、六国纵横等重大事件和其他次要事件一一编织起来，使历史人物的命运与列国情势之变紧密联结，构成一幅浑成大气的历史画卷。

“千古文人侠客梦”，寒川子像是一位快意恩仇的侠客，携着历史人物登上峰顶，在时代的风起云涌中，观其变，顺其流，尽展豪情。那些生动故事的铺叙、鲜活人物的塑造，不仅旨在激活历史，更在于感悟时代的精神，探索人类生存发展的奥秘，从而把握现实，展望未来。

南海出版社出版

小幽默

匡天龙

吝啬

有个吝啬鬼早晨醒来时发现自己的太太去世了。起初，他脸色惨白，随即，穿着短裤往楼下跑，边跑边大声叫着他家的女佣：“阿莲，今早要煮一个鸡蛋！”

过马路
导盲犬领主人过马路，过人行道时竟领着主人闯红灯，差点被车

撞倒，但盲人还是掏出香肠给狗吃。路人说：“这种狗还不暴打一顿？”盲人说：“说得有理，可我总得先找着它的头吧。”

钓鱼
有个急性子在河边钓鱼。急性子先在鱼钩上挂虫子做鱼饵扔到水里；不一会儿，见鱼没上钩，他又换了块面包，鱼还是没上钩；他又在鱼钩上挂了火腿肠，鱼仍然没上钩。一气之下，他掏出100元甩入水中，生气地说：“爱吃什么，自己买去！”



湖山清阳(国画)

丁竹君

文苑精英

古代的独酌诗

王吴军

南朝时期的陈朝大臣沈炯，写过一首《独酌谣》：“独酌谣，独酌独长谣。智者不我顾，愚夫余未要。不愚不复智，谁当余见招。所以成独酌，一酌倾一瓢。生涯本漫漫，神理暂超超。再酌矜许史，三酌傲松乔。频繁四五酌，不觉凌丹霄。悠久厌五鼎，俄然戡九韶。”沈炯在诗中，聪明的不会来，愚笨的又看不上，不智不愚的又不知找谁好，找不着合适的酒伴来对饮，无奈只得独酌。这是一种清高的饮法，独酌的感觉有时很美，古代有不少描述独酌的诗。

无独有偶，南朝的陈后主陈叔宝，性

爱饮酒，他在位时，终日与宠妃宾客酣歌游宴，制作艳词，不问政事。陈叔宝写过一首《独酌谣》：“独酌谣，独酌且独谣。一酌酌陶暑，二酌酌断风。三酌酌意不，四酌酌情无。五酌酌易覆，六酌酌欢调。七酌酌累心，八酌酌高志。九酌酌忘物，十酌酌凌霄。凌霄翼羽翼，任志得飘飘。宁学世子醉，扬波去我遥。尔非浮丘伯，安见王子乔？”描写了他忘情于酒的心态，也将酒中趣写得十分真切。一个人独自饮酒，忘却了许多的不快，自己的身体也都没有了感觉。

李白爱酒，也写过独酌的诗，寄托自己的情怀。“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我歌月徘徊，我舞影凌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李白一人在月下独酌，品味到的是更多的伤感。

中州民俗

牛的民俗文化

连德林

运输拉车忙不休，风里雨里埋头干，任劳任怨无它求。

歌中唱出了农耕时代牛对农民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还有民谣说：“半个家业一头牛，农家根本不在牲口。”“农家致富靠耕牛，人畜两旺无忧愁。”有一则民间谜语道：“身笨力气大，干活要带枷，春耕和秋种，不能缺少它。”过去牛不仅是重要的生产力，而且还被看做是财富的象征。在生肖的十二个动物中，牛不但个儿最大，且对人们的帮助也最大，所以关于牛民俗文化也最为丰富。在民间谚语，谜语、歌谣和故事中，凡涉及到牛的词语多是歌颂的。但在众多的歇后语中，如老牛的尾巴——两边摇摆，老牛的肚子——大草包，对牛弹琴——不入耳，牛魔王请客——不是正经人，牛身上掉根毛——有它不多，没它不少等等。此类歇后语多达上百条，在这里它不是在贬低牛，而是借牛习性和特征用来讽刺和讥笑一些人和事的。

过去有一则“击囊催牛”的民间传说故事，说是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当上皇帝后，深知农业的重要，只有农业稳定，社稷才能稳。明朝开国初期，农民生活非常苦，官府就大力倡导移民，鼓励垦荒。有一次在春耕时节，朱元璋微服私访，来到一个岗坡前，见一老农在使牛耕地。犁具上架着两头牛，两牛中

间绑着一个皮囊，每当牛走得慢时，老农就向皮囊击一鞭，两头牛就一齐奋力朝前走。朱元璋见此景，心想：老农此举出于何因呢？于是就向老农请教。老农解释说：“牛也有心理作用，俗话说打一鞭子，牛就打皮囊时，左边的牛以为在打右边牛，右边的以为在打左边的，如不快走，必然挨打。”朱元璋恍有所悟，又问道：“牛乃牲畜，本当鞭策，你为何费此心计？”老农笑道：“牛虽为牲畜，但它通人性，是庄稼人的膀背，如今皇上施政安邦治国，而物阜民丰，咱老百姓也理当讲仁慈，积善德，落个六畜兴旺啊！”朱元璋更悟了，他没想出一个农家老汉竟如此圣贤。回宫后他命画师按他描述的情景绘了一幅“耕牛图”的画轴，挂在御书房内以此自省。所以，在我国北方地区，每逢春节期间，所流行的年画中，总少不了“春牛图”。春牛图也称“春牛画”或“春帖子”，据传都与“耕牛图”有关。

连载

“当时他这么说：你看起来还是这么年轻，和我大相径庭。你的头发也很稠密——说着，还做出在意自己头发的小动作。这点让我大吃一惊，石神这个人，是个绝对不在意外貌的人。他一直坚持，一个人的价值不该靠这种东西衡量。他也不会选择受外貌左右的人生，现在，居然对外貌耿耿于怀。他头发的确稀疏，但竟然为了这种事哀叹，我因而才察觉，他正处于不得不在意外表与容貌的时候——就是恋爱之中。不过话说回来，为什么他贸然说出这种话？是突然在意起外表了？”

草薙接口说：“因为他马上就要见到心上人了。”

“我也这么想。我怀疑那个在便当店上班的女子、公寓邻居、前夫遇害的女人，就是他的意中人。不过这样就会出现一个很大的疑问，那就是他对命案的态度。照理说，他应该很在意，但他表现得就像个旁观者。或许怀疑他在恋爱是我想了，于是，我又去找他，和他一起去便当店。我想从他的态度中看出什么端倪，结果出现了一个意料之外的人，花冈靖子的一个男性朋友。”

“工藤邦明，”草薙说，“他正和花冈靖子交往。”

“好像是。石神看到工藤和花冈靖子交谈时的表情……”汤川皱起眉，摇摇头，“看到那个表情，我不敢承认，石神爱上的就是花冈靖子，他的脸上分明浮现出嫉妒。”

“石神和命案有关，你对他的怀疑，就是这样开始的？”草薙再次眺望大楼的玻璃门，“你这个人太可怕了。对石神来说，小小的疏忽竟成了他的命门。”

“他那强烈的个性，即使事隔多年，仍烙印在我的记忆中，否则我也不会察觉到。”

第十八章
再过几分钟就六点了。靖子叹口气，摘下白帽。

她想拒绝，她实在没心情。对于代自己自首的石神，她有太多的歉疚。但对工藤的热情相邀，她又不得不拒绝得太……

两人约好六点半，他来接她。六点一到，她解下围裙，出了弁天堂，朝平日回家的反方向走去，拐角的餐厅就是她和工藤约好的地方。

有人从后面喊了一声，是男人的声音。

转身一看，两个眼熟的男子正朝她走近。一个是汤川——石神的老友，另一个是草薙。这两人怎么会凑到

一起？

“只要三十分钟就好，我想和你谈一下，很重要的事。”

“恐怕……”她摇头。

“不然十五分钟，十分钟也行，就在那边的长椅坐一下。”汤川说着，指指身旁的小公园。

汤川语气沉稳，散发出一种不容抗拒的严肃感。靖子想逃，又很好奇：他要谈什么？一定和石神有关。

“那就十分钟。”

“谢谢。”汤川一笑，率先走进公园。

汤川在双人座坐下，给靖子空出一个位子。

“我对石神自首感到很遗憾。”汤川一开口就直捣核心，“一想到他那么有才华的人，今后只能在监狱里度过余生，身为研究者的我实在不甘心，太遗憾了。”

靖子不发一语，放在膝上的双手用力交握。

“我实在无法想象，他会对你做出那种卑劣勾当。不，应该说压根儿就不相信。他……在说谎。这个谎，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了某人隐瞒真相。”

靖子提心吊胆地瞄了汤川一眼，他竟在微笑。

“你以为我是来说服你的？”

“不，我没有……”

靖子慌忙摇头，“说到说服，我有什么可让您说服的？”

“说得也是。我说错了话，我道歉。”汤川低头鞠躬，“我只是想让你知道一件事，才来找你。”

“什么事？”

汤川停顿了一下才开口：“你真的对真相一无所知？”

靖子惊讶地瞪大了眼，汤川已经不笑了。

“我想你的不在场证明，大概是真的，”他继续说，“你应该真去过电影院，恋爱也去过。要不然在大批警察执著的追查下，你和读中学的恋爱绝对招架不住，你们母女俩都没有说谎。”

“对，我们根本没说谎。”

“你心里应该也在奇怪，为什么用不着说谎，为什么警方的追查这么松懈？因为他……石神，早已安排好让你面对警方的询问时，只要实话实说就行。无论警方怎么步步紧逼，他都已安排好，确保你们安然无事。至于他到底是怎么安排的，我想你大概一无所知。你只知道石神用了巧妙的障眼法，却不清楚具体内容。我说得对吗？”